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李国文 读史



李国文的历史散文融文学的才情、历史的厚重、杂文的犀利于一炉，
有评论家认为“他是当代将学识、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，
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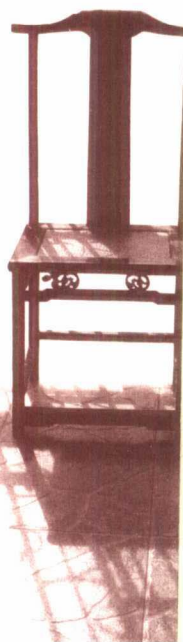
李国文◎著
李国文读史



李国文读史



李国文◎著



李国文的历史散文融文学的才情、历史的厚重、杂文的犀利于一炉，有评论家认为“他是当代将学识、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，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”。

李国文读史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国文读史/李国文著. —武汉:崇文书局, 2008. 1

ISBN 978-7-5403-1288-6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5286 号

李国文读史

出 版: 崇文书局
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

邮 编: 430070

发 行: 崇文书局

经 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10mm 1/16

字 数: 270,000

印 张: 24.5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3-1288-6

定 价: 36.00 元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

李国文读史
LIGUOWENDUSHI

- 不似人君 / 1
- 文人遭遇皇帝 / 10
- 东门犬和华亭鹤 / 21
- 刘项原来不读书 / 31
- 磨和驴 / 39
- 司马迁的悲哀 / 46
- “裙带风”考 / 55
- 邪教与造神 / 63
- 话说曹操 / 66
- 董卓不杀王允杀 / 73
- 穿上龙袍的丑角 / 78
- 谁叫你不长胡须 / 82
- 褒贬吕布 / 84
- 走出关帝庙 / 86
-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 / 93
- 我看司马懿 / 96
- 吴大帝的晚年 / 102
- 桓大将军发脾气 / 107
- “宁馨儿”的下场 / 112
- 嵇康和阮籍 / 119
- 大谢和小谢 / 129
- 无可笑处 / 140
- 博士买驴 / 145
- 得意与忘形 / 151
- 唐朝的“苦迭打” / 158
- 胡椒八百石 / 168
- 谎话大师 / 178

- 长安城闹虎 / 182
- 帝王的聪昏周期率 / 192
- 唐朝的不死药 / 201
- 舅舅杀了外甥 / 212
- 谁人得似张公子 / 216
- 唐末食人考 / 226
- 李后主之死 / 241
- 大师太忙 / 251
- 乌台诗案 / 260
- 宋徽宗的末路 / 268
- 李清照的悲哀 / 279
- 朱皇帝腰斩高启 / 287
- 方孝孺之死 / 297
- 严氏父子 / 306
- 海瑞骂皇帝 / 316
- 李卓吾之死 / 326
- 张居正始末 / 336
- “泥爱”者鉴 / 347
- 私刻明史案 / 352
- 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 / 358
- 名父之子 / 369
- 老太太哭了 / 373
- 火神烧了自己的庙 / 384
- 跋 / 389

不似人君

“不似人君，何见所畏。”这话出自《孟子》，是孟轲见到梁襄王后，对这位君主的一段评论。

原文为：“孟子见梁襄王。出，语人曰：‘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猝然问曰：天下恶乎定？吾对曰：定于一。’”

用白话文，要费点口舌：“孟子见到梁襄王，出来以后，告诉人家说：‘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，走近了看，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。突然间，他向我提了个问题：先生，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？我就对他说，大王，我认为天下的安定，在于统一。’”

“不似人君”，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。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；或者加在哪位虽不是皇帝，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；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，也不是统治者，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，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，不是那东西，比成语“尸位素餐”还差劲。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，还有一个样子在，而梁襄王，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，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。

中国历史上，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，其中，“不似人君”者，颇不少。这



孟子



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,后来到了明清,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。

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?这是有历史渊源的。他早些年,曾找过梁襄王的爹,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《孟子》第一章,“孟子见梁惠王,王曰叟,不远千里而来”的那位。当时,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,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,结果碰壁而归。

老子死了,儿子接班,孟子又上门来了,继续想得到这份美差。谁知梁襄王不买他的账,你跟他说得嘴出血,他只当耳旁风。虽然梁襄王“不似人君”,但也绝非白痴,他所需要的是欺强凌弱,称王称霸,孟夫子所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,天下一统,南辕而北辙,那怎么行?如司马迁所说:“持方枘欲内圆凿,其能入乎?”又一次碰壁,当然不很开心。

此时此刻,有一位孟轲同时代人庄周,冷眼在一边看着,不禁莞尔。在《秋水篇》里,有这样一段话,我一直以为是说给孟子听的。“井蛙不可语于海者,拘于虚也;夏虫不可语于冰者,笃于时也;曲士不可语于道者,束于教也。”老兄,你有必要对这位“不似人君”的家伙,苦口婆心,大费唾沫吗?

春秋战国时期,有一群身份为“说客”的知识分子,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,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,以求得一份差使。只有庄周例外,楚庄王厚币相聘,许以为相,他为求得一份自由,宁为“孤豚”,不做“牺牛”。人君“似”也好,“不似”也好,与我何干?他浑不凛,所以没负担,他没负担,所以很轻松,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,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。

儒家讲入世,讲齐家治国平天下,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,那样潇洒,那样放浪形骸。魏国肯定没戏,只好卷起铺盖,挽起裤腿,重新上路,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。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,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,那咸鱼就该翻身了。一朝得意,飞黄腾达,发号施令,望风披靡。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,那神仙也似的快活,着紫衣绯,高屋华轩,出乘入驷,美女如云,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。

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,精神上的愿景期许,很难想像孔子,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,风餐露宿,忍饥挨饿,不辞劳苦,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

路上。这种“货于帝王家”的求售心理，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。十年寒窗，为什么？上京赶考，图什么？不就是高官厚禄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？倘没有这点奔头，曲阜的孔夫子，邹县的孟夫子，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，大葱蘸酱，远走他乡呢！

那时的交通工具，为牛拉车，速度奇慢，那时的国道干线，为泥石路，坑洼不平，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，但剪径的绿林豪杰，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，横刀相向，所以，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可为了生计，也就不得不尔。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，《由中国女人的脚，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，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（“学匪”派考古学之一）》，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，与圣人们为了谋生，推销自己的学问，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。

我生于上海，食大米长大，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。1949年，到了北方，尝到了咬难断、嚼难烂的戗面馒头，硬如铁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，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，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。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，在牛车上长途颠簸，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，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！

病因的时代性，地域性，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、精神状态下，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。孔夫子那个时代，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，因为食物粗粝，制作简陋，连皮带壳，极难吸收，故而胃肠受损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人们日子好过，胃口大开，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，结果，肝有脂肪，尿中有糖，一时间，富贵病又成了时髦。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，十有八九，不是高血压，就是冠心病，不言而喻，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，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，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，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。

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，胃病固然要命，心血管病则更要命，这一点，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。

但是，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，相当不顺。“仲尼菜色陈蔡，孟轲困于陈梁”（《史记》），四处碰壁，状况颇糟。其所以如此，道理很简单，大时代变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社会转型期，儒家的乌托邦主义，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，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，已经是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，陈旧了，过时了，不吃香了。胶



柱鼓瑟，不知变通之道，焉有不落伍的。

那些更务实，更功利的人君，宁肯接受采用惩罚手段的，不顾人民死活的，不讲道义公正的，乃至于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“法家”统治术。也就是在“批林批孔”时抬举的那些名公，他们一上台，道路以目，刑及三族，株连网及，不论无辜，马上就将老百姓弄得哑口无言，连屁也不敢放一个。人君（尤其像梁襄王这样不似人君者）觉睡得安稳，立刻赏给他们“安车驾驷，束帛加璧，黄金百镒”（《史记》）的优厚待遇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。

看到这些，孟夫子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的。所以，砖画像上的孟夫子，脸很长，像犯了痔疮似的，一脑门子官司。但是，中国的老百姓，还是应该感谢孟子这个“不似人君”的论断，这等于是一把尺子，可以用来丈量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皇帝，或不是皇帝的皇帝，够不够格？如果老百姓有了这一份敢于抬起头来丈量皇上的勇气，实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。

但是，话说回来，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社会中，有这点勇气，或者，没有这点勇气，能改变“不似人君”者的一根毫毛吗？

这里，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（885—926）为例了。

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，倒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，一坐上龙椅，就不是那东西了。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，对这个“不似人君”的后唐庄宗，有一段精彩的记载。

“其战于胡柳也，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。其后灭梁入汴，周匝谒于马前，庄宗得之喜甚，赐以金帛，劳其良苦。周匝对曰：‘身陷仇人，而得不死以生者，教坊使陈俊，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。愿乞二州以报此二人。’庄宗皆许以为刺史。郭崇韬谏曰：‘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。今



李存勖

大功始就，封赏未及于一人，而先以伶人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不可！’因格其命。逾年，而伶人屡以为言，庄宗谓崇韬曰：‘吾已许周匝矣，使吾惭见此三人，公言虽正，然当为我屈意行之。’卒以俊为景州刺史，德源为宪州刺史。”

这样一个戏子皇帝，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。

在中国，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，而且，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员。别看坐在龙椅上，像模像样，人五人六。一下朝，晋惠帝是个白痴，隋炀帝是个色鬼，东昏侯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，而刘宋苍梧王，齐文宣帝，金海陵王等等，则是制造灾难的祸乱之源，但在扮演皇帝这个角色的时候，都是很尽职的演员，该念该唱，一点也不荒腔走板。所以说，不具备戏子的本领，是当不了皇帝的。

然而，铁定了要当一个专业戏子，把乔装打扮，粉墨登场，献艺舞台，真正下海，定为自己终极目标者，恐怕就只有李存勖一位。旧时，梨园行供祖师爷牌位，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，其实，李存勖才是最适当的人选。他是真正的皇帝级演员，惟一能与他媲美的，也许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罗纳德·里根那位总统级的演员了。但是，里根入主白宫以后，就跟好莱坞一刀两断，很不乐意别人说他曾经当过戏子。李存勖进了洛阳，却把戏台子搭到了皇宫里来，以做一名戏子而感到无上光荣。

这国家可就够糟了。

应该说，他确有表演才能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，也时有客串的欲望。“皇后刘氏素微，其父刘叟，卖药善卜，号刘山人。刘氏性悍，方与诸姬争宠，常自耻其世家，而特讳其事。庄宗乃为刘叟衣服，自负蓍囊药笈，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，造其卧内，曰：‘刘山人来省女。’刘氏大怒，笞继岌而逐之。宫中以为笑乐。”

最为滑稽突梯的，一次，“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，四顾而呼曰：‘李天下，李天下何在？’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。庄宗失色，左右皆恐，群伶亦大惊骇，共持新磨诘曰：‘汝奈何批天子颊？’新磨对曰：‘李天下者，一人而已，复谁呼邪！’于是左右皆笑，庄宗大喜，赐与新磨甚厚。”

“李天下”，是这个戏子皇帝的艺名。这位叫敬新磨的俳优，就是抓住



“李”“理”同音的误会，在台上扇了这个戏子皇帝一记耳光。而这位皇帝，竟然挨扇得十分高兴，真是可笑透顶。

这样的二百五，当上最高统治者，能“似人君”吗？

“然时诸伶，独新磨最善俳，其语最着，而不闻其佗过恶。其败政乱国者，有景进，史彦琼，郭门高三人为最。是时，诸伶人出入宫殿，侮弄缙绅，群臣愤嫉，莫敢出气，或反相附托，以希恩幸，四方藩镇，货赂交行。”最后，戏子当政，国事日非，胡作非为，大势已去，“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，苍皇东出，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，不知所归。”李存勖在乱军混战中，被弑于那个艺名叫门高的俳優刀下。他的尸体，也是他宠幸的艺人们，“聚乐器而焚之”。

欧阳修总结道：“《传》曰：‘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。’庄宗好伶，而弑于门高，焚以乐器，可不信哉，可不戒哉！”（以上均《新五代史》）

如果，中国漫长的历史中，仅仅只有这样一个戏子皇帝，也许使后人不免寂寞。

所以，无独有偶，明代后期，还出了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，这位“不似人君”的明熹宗，那就更了不起。此人若是生在今天，获得一个高工的职称，肯定不成问题，冲他这份专长，倘不是模型工程师，也该是水利工程师，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里。

“上性好走马，又好小戏，好盖房屋，自操斧锯凿削，巧匠不能及。”（李逊之《三朝野记》）。

“又好油漆，凡手用器具，皆自为之。性又急躁，有所为，朝起夕即期成。”（抱阳生《甲申朝事小记》）

“又极好作水戏，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，凿孔创机，启闭灌输，或涌泻如喷珠，或渐流如瀑布，或使伏机于下，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，于水涌之，大小盘旋宛转，随高随下，久而不堕，视为嬉笑，皆出人意表。”（刘若愚《酌中志》）

这样一个木匠皇帝，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。

放在今天，李存勖的演技，未必能评上高级职称，或者得什么国家表演奖，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艺，却绝对是一流的，据说明代有的皇帝，大字都不识

多少,那么,按工人技术职称评定明熹宗,八级模型工是笃定可以拿到手的。

让一个最擅长,也最投入,而且干得兴趣盎然的,是造芭比娃娃式小房子的能工巧匠,来治理偌大的帝国,要不被他整得稀里哗啦才怪?据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:“有老宫监云:明熹宗在宫中,好手制小楼阁,斧斤不离手,雕镂精绝,魏宗贤每伺帝制作酣时,辄以诸部院章奏进,帝辄麾之曰:‘好生看,勿欺我。’故阁权日重,而帝卒不之悟。”果然,大明王朝的棺材盖,应该是经这个“不似人君”的家伙合拢上的,他的弟弟朱由检,不过再钉上几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断头钉,宣布彻底灭亡而已。

当然,在中国历史上“不似人君”者之列中,一个优秀杂技演员皇帝,也是不能忘怀的。齐东昏侯萧宝卷:“有膂力,牵弓至三斛五升,又好担幢,白虎幢高七丈五尺,于齿上担之,折齿不倦,自制担幢校具,伎衣饰以金玉,侍卫满侧,逞诸变态,会无愧色。”他若活到现在,肯定是哪家杂技团的团长,凭他铁嘴钢牙这一项绝活,谁也盖不了他,他要参加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献艺的话,金小丑奖非他莫属。

而那位“作列肆于后宫,使诸采女贩卖,更相盗窃争斗。帝着商贾服,从之饮宴为乐。又于西园弄狗,着进贤冠,带绶。又驾四驴,帝亲自操轡,驱驰周旋,京师转相仿效,驴价遂与马齐”的汉灵帝刘宏,也是中国皇帝行列中一块活宝。说实在的,他应该是在秀水街大显身手的个体商贩,或者在郊区找块地方,开一个游乐园,五一,国庆,春节长假,坐在那儿收钞票。是一位绝对的赚钱能手,让他当皇帝,真是委屈了他。

至于“上好骑射,剑槊,法算。至于音律,蒲博,无不精妙。好蹴鞠,斗鸡,与诸王赌鹅。鹅一头至五十缗。尤善击毬,尝谓优人石野猪曰:‘朕若应击毬进士举,须为状元。’对曰:‘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,恐陛下不免黜放。’上笑而已”的唐僖宗李僖,就更“不似人君”了。他绝对可以做一个上海话里的“白相人”,或者到足球俱乐部里当个老大,吹吹黑哨什么的,准比让他去治理国家强得多多。(以上均见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)

而宋徽宗赵佶的蹴鞠,更是了不起,唐僖宗李僖又瞠乎其后者了。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球王贝利,不算夸张。当他最后成为俘虏,押解北上,还被胜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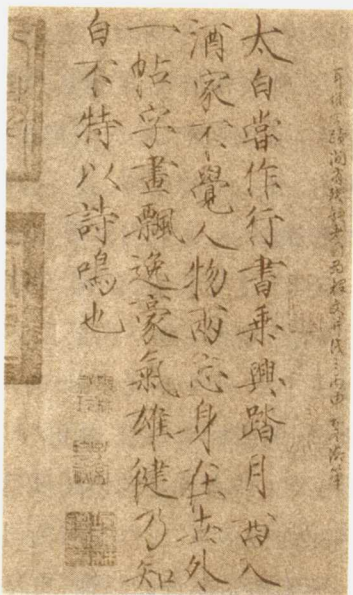
者金朝的太子请去表演球技，传授诀窍。这场面使我想起了德国法西斯从集中营里，组织死亡足球比赛一样的残酷和痛苦。然而由此也可见他的鞠技，必有高明之处。读《水浒传》，我们看到那个高俅，“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”功夫，凭这一手，这个混混，混到政权中枢，获得太尉高位，那么赏识他的赵佶，必定技压群芳，球艺高超，才能与他沆瀣一气。所以元代大臣脱脱在编撰《宋史》的《徽宗记》后，掷笔叹曰：“宋徽宗诸事皆能，独不能为君耳！”（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）

赵佶，做皇帝，不是那材料，但他的诗、词、书法、绘画，无不出色。2002年4月份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，在昆仑饭店，宋徽宗的一幅《写生珍禽图》长卷，以235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，创下了中国画拍卖的最高值。然而，“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”的北宋之亡，就是亡在他的手中。当他和李师师缠绵床榻，高唐云雨之际，正是北方强邻跃马渡河之时。

所以，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披上了龙袍，坐上了王位，当上了皇帝，但是，摊上这样“不似人君”的戏子、木匠、杂技演员、小商贩、球星……可想而知，中国人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。



宋徽宗



宋徽宗书法

中国的士大夫,那些古代知识分子,说来也实在是可怜兮兮的,永远在找一个赏识他的主子,而从来不敢想自己成为主子,永远希望有一个好皇帝,而从来不敢对那些“不似人君”者说些什么,做些什么。孟子见了梁襄王后,深感其不是一个东西后,不是马上产生出这个不像皇帝的家伙,应该赶紧从龙椅上滚落下来的想法,却是觉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,而有些遗憾。既然你老人家都认为他“不似人君”了,你还要那个“所畏”干什么?这大概也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遗憾和无奈吧!

尽管如此,我还是佩服孟夫子,因为他后来好像明白了。他在齐宣王那里,被问道:“汤放桀,武王伐纣,有诸?”(商汤流放了桀,武王姬发讨伐了纣,发生过这样以下犯上的事情吗?)

孟子对曰:“于传有之。”(在历史的传记上,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。)

曰:“臣弑其君可乎?”(难道臣下可以做出杀掉君王这种大不敬的举动吗?)

曰:“贼仁者谓之贼,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,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。”(伤仁害义的人,叫做残贼。残贼的人,就是独夫。我们只是听说把那个独夫民贼的纣王杀掉了,没有人认为那是弑君,那是大不敬。)

孟子的说法,很清楚,皇帝不怎么样,他就不是皇帝了,杀掉他,是可以的。

今天,这是一句脱口而出,不用顾忌的话。可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,要这样说出来,大有掉脑袋的可能。于是,那个有一张苦瓜脸的孟子,居然敢具有这等见解,倒令我从心眼里对他多了些敬意。



LIGUOWEN

文人遭遇皇帝



秦始皇

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，为秦代的嬴政，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。

好厉害，好厉害。秦始皇这样大规模、大范围地收拾文人，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，便基本上不怎么好过了。

秦以前，夏商周三代，历史记载有些语焉不详，那时的那些统治者对付文人，是不是全面整肃过，是不是大开杀戒过，已不得而知。但估计，未必会比秦始皇好到哪里去，谁在台上，照样，都是拿文人不当一回事的。

说到底，有史以来的文人，在帝王眼里，不过是一贴膏药。用得着，拿来贴上，用不着，揭下扔掉。跳汨罗江的屈原，就是一个例子。此人有点呆气，司马迁说他：“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”然而，他爱楚国，楚国可一点也不爱他，而且很烦他。傻傻的诗人看不出这一点，一门心思要做一贴烂膏药，硬往上糊。谁知郑袖、张仪、上官大夫，令尹子兰也算是文人的人联手起来，不给他糊的机会。这其中道理很简单，同行是冤家，如果这位同行胜他一筹，那就更是冤家。

屈原在都城很郁闷，他看人家不顺眼，人家看他更不顺眼。于是，“披发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”。失落绝望到了极点，最终，只有赴水一途。

不过，应该看到，楚怀王，虽昏而并不甚暴，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，虽苛而并不甚虐，算是屈原摊上的一份好福气。遭遇这类混账帝王，顶多不吃香，顶多不走运，顶多顶多将他放逐，也则罢了。不杀头，不要命，甚至不打屁股，不坐班房，连什么分子的帽子也不给戴一顶，太值得谢天谢地了。如果屈原碰上嬴政的话，估计，不会给他这份抱块石头投水自沉的自由。

死，怎么样的死，由朕来决定。

如果屈原落在秦始皇的手里，这份死的自由也得不到的。想投汨罗江？没门，在骊山挖个坑将他活埋，倒是极有可能的。这位暴君，喜欢坑人。秦赵长平之战，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。坑顺了手，他要来收拾文人，也就沿用此法。不说什么废话，不费什么口舌，挖个坑，推进去，覆上土，掩埋了，简单麻利，多快好省。免去收尸装棺，连坟墓也现成的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在中国，有组织，有计划，大规模地处决文人，是这位始皇帝嬴政开始的。从此，文人遭遇皇帝，幸者少，不幸者多。

自打秦始皇坑儒，进行批量化屠杀知识分子，有了这个先例，中国文人的日子，便基本上不大好过了。因此，按规矩，可以想像当时在首都咸阳，应该有“焚书坑儒”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，而且，这个简称为“焚坑办”的主任，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。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，早就怀有对同行的刻骨仇恨，就冲他，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。

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，好扩大化的毛病，根深蒂固，流毒甚广，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生，当大于此数，或倍于此数。



秦始皇兵马俑



秦始皇这一坑，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。从此，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，为楷模，视文人为死敌，与文人相寇仇，跟文人过不去。所以，文人遭遇皇帝，十之九，不得好果子吃。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，由秦朝以降，一朝不如一朝，愈晚愈糟；反过来，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，却由秦始皇开始，一代胜似一代，后来居上。

到了大清王朝，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“盛世”，也就是康雍乾三位“英主”坐镇天下的时候，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，过着命悬一丝，朝不保夕，闭门家坐，祸从天降的日子。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，越到后来，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，也就越是残酷，越是恐怖，越是血腥。如果说，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，所杀害的文人，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，为4600人的话，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，所杀害的文人，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，为46000人，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。

有一个统计，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，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，可称世所罕见，史所罕见。据记载，中央政府（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）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钦案”，可怕得很。平均每一年半，就要雷厉风行地，大张旗鼓地，兴师动众地，家喻户晓地，对文人开刀问斩，大面积地血洗一次。掉脑袋的，坐大牢的，流放黑龙江，或更远的乌苏里江，给披甲人为奴的，每起少则数十人，多则数百人。这三百年间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到底杀、关、流放了多少文人，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。

可以设想一下，这些“盛世”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，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，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，这等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，哆哆嗦嗦的岁月，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，好到哪里去！

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，泰半发生在康雍乾“盛世”，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，这祖孙三代皇帝，几乎是病态的，偏执狂的，不遗余力地收拾文人，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。其打击镇压之残忍，其株连牵扯之广泛，其挖地三尺之彻底，其刑罚处置之严酷，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。